

往事如歌

难忘雨中军歌

■陆地

那年夏天，下的雨一场接一场，一场比一场猛烈，大暴雨，特大暴雨，沟渠满了，圩塘满了，河流满了，绿油油的田野都浸泡在洪水中。外河的水位也严重超出了警戒线，随时会有决堤的危险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村里的青壮年都上圩堤抗洪了，正烈火朝天地搬运草包泥袋。所有的人都透湿了，衣服皱皱地黏在鼓动的肌肉上，几只大功率的排水泵在“轰轰”地吼着，白亮亮的水柱从加长的排水管里冲到外河里，融入滚滚的洪水里。傍晚，忽然从

圩堤东头传来嘹亮的军歌，小伙伴们奔走相告，原来解放军来我们村协助抗洪了。

被雨水浸透的草绿色的军装、红色的领章、闪闪发光的五角星，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近距离地看到解放军。虽然他们手里只有铁锹等工具，远没有电影里扛枪的解放军那么神气，但只一身草绿色军装，就足以让我们这群贪玩的孩子驻足观望了。

堤坝出现缺口了。闻讯赶来的解放军排着长队，冒着大雨，从内河的船上将一袋袋装泥的袋子扛到出险的缺口位置。

约摸奋战半个小时了，但缺口依旧没被堵上，似乎还有扩大的趋

势。只见一位解放军战士大声地说道：“我们是军人！今天就算拼了命也要堵上这个口子！”

顿时，战士们扛泥袋子的速度越来越快，气氛也越来越紧张，在那一刻你才能体会到什么叫拼命！

只见几个战士毫不犹豫地跳入滚滚的洪水中，手拉手在缺口处组成了人墙；又有几个战士从群众手中接过木桩和木榔头，在缺口处奋力打桩；堤上的战士像发了疯一样重复着扛泥袋——上大堤——丢泥袋等动作。

经过将近一个小时的奋战，缺口终于被堵住了！

他们站在雨中吃了一点干粮，随后，再次集合，排着整齐

的队伍，带上各自的工具，一路高歌跑到另一处险段去了。晚上，在雨中又听到了“我是一个兵，来自老百姓……”的歌声，那是他们回到村口大堤上保闸来了，干了一天的活，歌声竟还是那么高亢有力。当时，我很奇怪，难道他们就不知疲倦？

雨停了两三天，外河水小了一些，公社安排到村里放电影慰问解放军。那个年代村里人是很少能看到电影的，对于我们孩子来说，能看场电影更是跟过节一样痛快。

十几个战士每人把雨披叠得方方正正放在地下，人便很

整齐地坐在雨披上。电影还没开演，他们就开始唱歌：“战友、战友、亲如兄弟，革命把我们召喚在一起……”

嘹亮的歌声打破了乡村的沉寂，电影随后开演了。7月的天，说变就变，大雨随着狂风就落了下来。雨声就是命令，战士们迅速起身，穿上雨披，排着整齐的队伍，唱着军歌跑步向村口大堤而去。

听了雨中军歌，使我从小就下决心长大后要去参军。到了1980年，18岁的我终于参军了。我也先后多次参加过抗洪抢险，用身体筑成阻挡洪水的铜墙铁壁。

■难忘记忆

我曾做过电影跑片员

■洪明强

近日，去影视城看了一场电影。说实话，我已十多年没去电影院看电影了。电影院音响效果出奇的好，电影画面清晰逼真，座椅宽敞舒适。看电影时的氛围，与过去的年代，已是截然不同。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可谓文化生活匮乏，看电影是人们难得的精神享受。让人难以忘怀的是，我曾做过半年的跑片员。那还是我刚高中毕业时的事。

跑片员不仅要体力好，更要有娴熟的车技。那时新片一到，城里的几家电影院同时放映。电影发行的拷贝数量有限，每家电影院的开映只有错开。每一盘胶片放映时间大概20多分钟，第一家电影院放完两盘胶片后，跑片员便将放完的胶片放入一个铁盒，再把铁盒放入自行车后座的拷贝袋，快速骑上车送往第二家电影院。此时，第三家电影院已在放新闻片之类，等我把第二家放完的拷贝一送到，新闻片已接近尾声。跑片员在这样的循环节奏中，还是蛮辛苦的，有时连擦汗的工夫都没有。

为了让看电影的人，能连续观看一部电影，其背后的艰辛，只有跑片员知道。我每天日晒雨淋，在街上狂奔，与现在的外卖小哥差不多。因为留给我的时间不多，放映机上的胶片接不上，看电影的观众会喧嚣、骂人，电影院的领导会责怪我。

在电影院做跑片员，

我在街上遇上熟人，不敢下车闲聊，只能在车上与熟人打招呼，因为下家电影院等着呢！跑片员这个职业有句行话：“轮子一响，想着观众。”跑片员每天只有在跑完最后一家电影院时，绷紧的神经才可以松弛下来。跑片员每天紧张的工作，让我在几个月里体重轻了十几斤。

有一次，我送最后两盘拷贝到一家电影院，接片人却不见踪影。无奈之下，我直接将拷贝送到楼上的放映室，放映员一见我忙说：“快把胶片给我！”这是我第一次看到，两部放映机交换胶片时，默契地连接电影画面的精彩瞬间。我感慨地说：“电影太神奇了！画面还会动，让人仿佛身临其境。”放映员道：“是呀，胶片在放映机上每秒能走24幅画面，动态效果就是这么出来的。”

电影《闪闪的红星》放映后，在全国引起轰动，当时，我们那里也是加场放映。有天晚上，我在跑片途中，整条大街被暴雨笼罩。为使拷贝不淋到雨水，我只能在一个屋檐下躲雨。好在雨很快停了下来，我骑上自行车狂奔起来。突然，车轮被小石子一滑，自行车摔倒在地上，我的膝盖、手臂上鲜血直流。我忍着疼痛站起身，跨上自行车又向电影院奔去。所幸拷贝送到时，正好与前面的片子对接上了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、科技的进步，电影胶片放映已被数字放映取代，跑片员已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

夏之荷 郭建生 摄

■情景交融

滨海夜钓记

■应红枫

江风轻柔，渔火点点，一轮满月在江边随波浮动。月下，是一片璀璨的渔船灯市，偶尔传过来几声舟楫之声。

我坐上朋友的小渔船，一起来到近海处抛钩夜钓。夜色在星星点点的渔火和渔港的号子声中，终于失去了其原有的静谧。潮水开始慢慢地爬升上来，朋友驾着小船向港口不远的地方驶去。海面上，除了从船舱里传来的“哒哒”的马达声，便是迷人悠扬的浪声了。

小船转过了一个小小的岛礁，呈现在眼前的是一片辽阔的海域。月光下，远远近近的，十几盏渔船漂浮在碧波上。我们朝着南面的石崖下驶去，那里已泊着四五条小船，每条小船相隔约三十来米。垂钓者或屏息凝神，或悠闲地抽着烟，或相互间谈笑风生，如同坐在茶馆里喝早茶一般。隔着一段距离，我们也抛下钩去，静静地等待收获。

和朋友耐心地坐在小渔船的船板上，等待着鱼儿上钩。忽然，不远处那人正站在船头，披一身的月光，划动一根长长的竹篙。又一声粗犷洪亮的“哎哟”从他的喉咙里迸出，在开阔的海面上回荡开来。生活在海岛渔区的人，对那两声吼秦腔般的船歌调子再熟悉不过了，那是渔船捕捞起网时吼唱的原生态船歌，代表着渔民一起拉网收获时的喜悦之情。

经常在此夜钓的朋友告诉我，那位吼着船歌的钓手，早几年是当地渔业捕捞村里闻名的理网好手。在一次捕捞起网时，一位刚上船工作不久的水手，不小心把衣服卷进了绞缆机中，是这位吼着船歌的钓手，使尽全力把水手的衣服给撕断。待绞缆机停下来时，水手得救了，他的一只手却被绞进去了。渔船紧急返航送到医院抢救，但最终也只能保住两个手指头。他无法再去船上工作，只能给附近张网户分拣些小鱼小虾。已经准备结婚的对象，也哭着提出和他分手。他也不怨人家。但是一年后，那姑娘扛住了家人的反对，毅然决然地又回到了他身边。结婚那天，他当着双方父母和全村乡亲的面，跪在新娘面前，发誓哪怕一只手，也要撑起这个家。

自此以后，附近乡邻凡是有合适他干的活，大家首先想到的是让他干，而且会给出更高的工资。日子一久，他知道乡邻们的好意，但感觉不好意思，于是自己弄了一条小船，到海湾附近捕海鲜，有时也钓石斑鱼，把刚捕获的鲜活海鲜卖给渔家酒店，收入还可以。

因为得到大家的帮助，他在渔村里也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，每月都会拿自己捕捞的海鲜，去看望养老院的老人。村里只要有有人需要帮助，他肯定第一个赶到。在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封村期间，他是村里义务执勤最多的人。去年，他妻子在他鼓励下还通过考试，成为了有编制的乡镇工作人员，一家人开始有了安稳和逐步小康的生活。

正听着朋友的叙述，泊在附近的几条小船上，也有人受到了船歌号子的情绪感染，突然吼出了“拉起来呀！鱼满舱啊！嗨嘿、嗨嘿”的船歌。我似乎在顷刻间读懂了赶海人，也禁不住地扯开喉咙吼了出来：“哎哟——嗨！”

■直击真相

别把苏大奔弄哭

■王珍

若不是万不得已，谁愿意在这样的时光从城市一隅跑去另一隅，像蓬尘一样忙忙碌碌地奔来走去？一会儿是手续不齐，一会儿是资料不对，一会儿又是证明过时了得重开……不知下一次等待我的又是哪样的差池，仿佛永远看不到尽头。因为一件非办不可的事，近年来，我饱尝各种材料、证明、程序的繁复、麻烦、琐碎，看尽了办事处不知道因何而傲慢的脸。

在办事大厅等候叫号时，我常常很困惑地想：办事人为什么不可以专业一点，一次性把需要我做的事全部说完、说清呢？是不是因为办事的手续太简单，程序太容易、节奏太快捷，把所有的事很快都办完了，办事处无事可办就得下

岗失业了？我深切感受到，办事难、办事慢、办事繁的有些障碍完全是办事人为设置的。当然，这样的话我不敢说，更不敢问，更不敢质疑。虽然闹心已经不是三五次，但在我耐性尚未彻底耗尽，我的神经还没完全崩溃之前，我认定一个目标，就是咬紧牙关把事给办了，从此尽最大努力不再和这些办事处打交道，见到办事处绕道走。

一位和我有类似遭遇的朋友很感慨：如果网络办理、网络传输，所有资料都可以在网上查证，都打上真正的防伪标识，建立一个良好的信誉检测系统，用计算机来进行识别和判定，而不需要人来操作，那会简单得多也容易得多。不是我看不起人，有时机器确实更能改变什么？

其实，在社会中，人和人之间就是互帮互助、互相支撑的关系。今天你坐在这个位置上，是替人办事的办事人；明天也许你会坐在另一个办事人的对面，是求人办事的

这确实是美好的愿景，期待有关部门能够在这方面有所作为，办事的理念、方法等能有快速的改进和发展。而我在碰了钉子、看了冷脸，受伤难过之后，就在想，我以后一定要善待每一个有求于自己的人，尽量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。真的，在成人的世界里没有容易两个字。

而改善生活中不如意的境界，不可能像翻书一样立时进入全新的页面，改变只能从自己开始，善良必须从我做起。也许有人会说，我无权无势也无钱财，我能改变得了什么？

其实，在社会中，人和人之间就是互帮互助、互相支撑的关系。今天你坐在这个位置上，是替人办事的办事人；明天也许你会坐在另一个办事人的对面，是求人办事的

人。所以，不要有莫名的优越感，好好办事只是办事人应尽的本分和职责，而绝非是你什么特殊权力，更不是你居高临下的资本。

人和人之间没有高低贵贱，一株小草也有自己的春天，再平凡的小人物也会有自己的波澜壮阔。就像在我们的生活中，外卖和快递小哥变成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群，有人甚至称外卖为续命神器，说快递是精神粮食。

但就是这些被彼此需要的人却也承受着不少挑剔和委屈。有个快递小哥说，天天出去就是一车快递，百分之八十的收件人不在家，让我们放

在小店或者别的地方。有些人非得隔天或者过几天才去拿，我们常常得重新取回来再投送一次，否则，只要客户说没收到，不管是什么原因，快

递都得背这锅，就有丢饭碗或者赔上几个月的工资的可能。

我曾经看到并听说过一件辛酸的事：暴雨中，外卖小哥苏大奔好不容易准时赶到某写字楼，结果顾客一直不接电话，打了十几遍都是空号。眼瞅着其他三单就要超时，他只得先放弃这一单，并在系统里做了备注。十几分钟后，那位“空号”机主换了个手机号打了过来，一通暴骂后令他5分钟内必须送到。苏大奔一路狂奔，但最终还是未能在5分钟内赶到。结果他被投诉，公司罚了其300元，站在雨中的苏大奔哭了半个小时……

与人为善，也是与己为善，你给别人的东西，其实也是在给你自己。所以，今天你把苏大奔弄哭了，也许明天另一个苏大奔也会把你弄哭。

■百姓故事

凡人赵师傅

■姚月法

赵师傅大名赵傲云，住在绍兴市越城区一个老旧的安置小区里，家门口摆个修车摊，是他全部的生活符号。小区里的男女老幼大多认识他，都叫他“赵师傅”。

赵师傅修车不单单是为补贴家用，他有退休工资，尽管不高，但也度日无忧。他修车纯属爱好，就像别人喜欢琴棋书画一样。

赵师傅上世纪50年代招工去了上海铁路局当工人，这在当时可是响当当的职业，左邻右舍羡慕得不行。赵师傅能去当铁路工人，主要是成分好——贫农，再就是他老实本分能吃苦。

赵师傅的单位是铁路工程队，就是铺枕木、架铁轨的那种。赵师傅没有读过书，自然只能干些粗活。好在他吃得苦，什么活都能干。每到年终，他总能从单位领回一纸奖状。每当这时，帮他照看孩子的老娘，心里也觉得为他付出这份辛苦，值得！

赵师傅父亲走得早。他小时候家境贫寒，不幸又生了一场病，因没钱医治致鼻梁塌陷，形象分打折扣。但他工作单位好，找个对象还不算太难。赵师傅的工友将他与一外地女孩子牵上了线。婚后，两人倒也恩爱有加，育有一对儿女。可女人没有工作，又有事没事爱到处闲逛，渐渐地心就变了。后来她干脆不辞而别，撇下一对未成年的儿女独自走了。

赵师傅的修车摊东挪西移换过不少地方，后来因为影响市容，他只得将修车摊撤到家门口。好在在这里有一块空地，摆个修车摊正合适。赵师傅修车，对他来说钱少并不重要。他为别人补胎换胎的收费，总是比其他修车摊要低；换其他零件也只赚个跑腿费，从不漫天要价。有时修车要排长队，有的人不愿等，干脆早上把破车放在他摊里，晚上下班时再来取。

赵师傅到了晚年，也有过续弦的想法，甚至想找回发妻，但终究未能如愿。今年2月，赵师傅悄然无声息地离开了人世，终年92岁。